

神仙失格

閩地自古秉持萬物皆有靈的信仰，人們莫不用虔誠之心敬仰萬物，而萬物也因為積累了許多禱詞、願力而幻化成仙；久之，落葉、樹枝、石像、錢幣等……，凡有信徒之處，皆有神祇所居。

遠渡重洋之人會膜拜海神，祈求風平浪靜；莊稼人則是膜拜土地之神，祈求風調雨順……陽廟與陰廟的差別，某部分來說，也隨著參拜信徒的多寡程度來決定的；同時，這個世界的神祇觀，神明的神通力與信徒參拜人數是呈正比的，用人間的話語來說，大概也是神祇的信徒越多，績效越好，福利也越多，所能發揮的神通力範圍也越大。

許多陰廟小神為了增加自己的信徒而努力工作，祂們每天認真而勤勉地聆聽信徒祈禱、指點信徒迷津；當然，祂們也很有默契的不濫用神通力幫助人類——儘管這些神祇對善男信女仍有著一些情感在，不過，祂們要盡量維持公平、不偏私。幾千年以前天庭曾經發生過大災難，好像就是濫用神通力的所導致的後果，不過那也只是傳說，畢竟在萬物皆有靈的信仰中，神明淘舊換新的速率也很高，經歷過大風大浪的神祇早就升格為天庭的大神了——那是小神祇難以企及的地方，自然無從考究過往的歷史。而從前農業村落聚集，村莊人口數不多，信徒們東拜拜、西拜拜，要感謝的事物實在太多了，因此，各地小神的信眾大體是零散的，神通力也不夠廣大，能發揮的範圍不廣；有機會轉為陽廟之神的，又因為信徒太多，無法滿足全部人類的願望。人世間「盡人事，聽天命」的信仰態度，又奠定土農工商各階級養成積極把握份內事的踏實，也因為在農業社會中「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是世界通則，勤勉樸實的精神倒也流淌在子孫的血脈中。

小神祇——「過路石像」，從祂的名諱便可以略知一二，祂處於通往不同村莊的道路之中，從前交通不甚發達，到他村買賣，大半抱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上路；因此，好事者便在涼亭旁搭建石像，讓遠渡他鄉的遊子可以在歧路回首家鄉及展望前程時有個寄託；久之，過路石像隨著禱詞、願力的積累，倒也真的成仙了。過路石像每天都勤勉地聽著信徒的心聲；當然，農業社會的人們，將生存與否這件大事寄託於天，也因為科技不甚發達，跟天氣概況有關的禱詞也比較多；畢竟，大家都是看天吃飯的。比如：即將到臨村做買賣的少年張禮，便祈禱雨季快點來臨，讓村民可以熬過這個季節；路過的少年相宇在雨季氾濫時，也期許神祇能及時幫忙阻止大水肆虐；少女小春準備嫁到鄰莊，也祈求天氣放晴，不要誤了良辰吉時，自然，夫婿勤勉，夫妻恩愛、白頭偕老的祈求也不在話下。

過路石像也因為集結了大眾的共有願望，又有太陽神、雨神、河神等襄助，甚至人間靈通力高的巫師也傾注所有力量，在鼎盛時期，祂發揮的神通力真的能夠呼風喚雨呢！

信徒們簡單的一束鮮花回饋，讓過路石像非常開心，能被人類繼續供奉，也有力量回饋給大眾，未嘗不是件榮耀之事！祂覺得幫助人類是理所當然的事；畢竟，祂因人類所生，自然要守護著所有人類。祂覺得自己就顆小太陽般，照亮他

人的心房，安定人們的不安，……不過，這些事都是兩百多年前的事了。

隨著產業道路改道，住在村落的人變少了，會記得過路石像的人們也逐漸少了起來。當然，過路石像沒有及時升格為正神，隨著世人膜拜次數減少，祂幾乎沒有神通力而逐漸沉睡於石像裡了。

就這樣，過路石像幾百年來苦民所苦、樂民所樂的精神逐漸被世人遺忘，曾經為民奔走、發願的工夫，不一會兒便消失在時間的罅縫裡。直到幾百年後，偶有路人虔誠地膜拜，祈求旅途一路平安，祂才又甦醒過來。

醒來後，滄海桑田的變化讓涼亭下的小廟早已斷垣殘壁而幾乎不能安身了，人煙罕至又加上沒有信徒的願力，祂決定出走。於是，祂想到當年和祂一樣同為歧路神祇的光頭石像……

歷經幾百年後才甦醒的過路石像，首先造訪祂多年不見的好友——光頭石像的廟宇。

光頭石像的處境和祂完全不同，兩百多年以來，香火越發鼎盛，甚至還坐擁自己的廟宇了。過路石像在光頭石像的廟宇兜了一圈後發現：該有的宮廟建設雖然麻雀雖小，但是一應俱全，香、火、香爐、金爐等，每天都會有信徒來服務。整體看來雖然環境清幽；然而，搭建在市鎮中心，香客、信徒，攜來攘往的路人倒也源源不絕。看著光頭石像如今香火鼎盛，身邊又多了很多侍從幫忙，（侍從主要指的是配祀，比如「孔廟」主祀孔子，配祀的儒家聖賢及優秀弟子等，在本文皆從過路石像的角度稱為「侍從」），對比自己曾經有呼風喚雨的能力，如今什麼法力也顯現不出來，靈體一乍一閃看似搖曳的燈芯，只剩最後一人的召喚，這最後一股氣，讓祂勉強重返人間兜一回……，過路石像心中有股說不出的酸楚，當年同樣都是在涼亭發跡的石像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祂們好，請問光頭石像在嗎？」過路石像問於光頭石像的侍從。

「我們主公不在喔。」其中一位侍從道。

「我是祂的老友，過路石像，請問你們主公什麼時候會回來呢？」

「這……」所有侍從祇看我，我看祇，大家不發一語。過路石像看著左右侍從答不出來，又尋思這間廟宇在主神不在的期間，看來依然莊嚴輝煌，沒有沾染絲毫瘴氣，「看來是間神通力足夠的廟宇呢！」對比關心百姓，同樣吸收願力而成為神祇的自己，如今卻有天壤地別的際遇……，過路石像並沒有深陷在自己的情緒裡，祂反而決定要好好考究老友一番，作為東山再起的典範。

「那我可以在這邊等你們主公回來嗎？」

「我們主公不曉得什麼時候才會回來喔。」

「沒關係，我最擅長等待。」事實上，過路石像也不曉得自己該到何處，畢竟祂一閃一現的靈體可能隨著信徒的殆盡而又隱匿於石像中了；同時，過路石像發現來往的信徒依然很多，想到當年從來不敢隨便離開廟宇的自己，便隨口問了句：「那祇們要怎麼答覆信徒的祈禱呢？」

「我們主公說全部都允諾就好了。」

「什麼？」過路石像對於這種主神不在、副神施力的廟宇感到不可思議。祂也知道，廟宇的主神是主要決策者，主神說什麼，左右侍從哪有什麼權力可以違背主神的意思呢？只是對於全部允諾這件事，祂感到不可思議。過去祂處理人們的願望、指點過路人迷津，幾乎都絞盡腦汁、分身乏術，每個願望都要仔細聆聽，小心檢核，避免產生不必要的效應……「全部允諾的話，會造成想像不到的禍患啊……」過路石像似乎對左右侍從頗有深度地說，也可以是喃喃自語；而所有的侍從光是應付人們的祈禱就已經分身乏術了，並沒有多餘的時間注意聽祂說話。

時間對於過路石像等神祇而言，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祂們不用休息、不用吃飯，如果要做到稱職的神仙，就要像個法官一樣，對於信徒的願望，務必符合天道、公平公正的標準——當然，每件事都是因「神」而異的。待在光頭石像的廟宇超過一年半載了，祂發現光頭石像都沒有在主廟決策、施力；然而，社會風氣早就不是祂所認知的勤勉樸實了，「變了，一切都不一樣了……」過路石像很想要跟左右侍從說願望是有分輕重緩急的；可是，作為一個毫無神通力，又只是一介無名的神祇，祂到底是「神」微言輕。然而，在漫長的時間長河裡，若說過路石像無欲無求的話，祂大可在自己的主體靈石中等待，可以是因為時間太多，也可以是祂想再次體驗受到人們的需要；所以，過路石像把光頭石像的廟宇當成祂自己的主廟一樣，每天也是勤勉地聆聽信徒願望，雖然祂現在僅存的神通力便是維持自己的靈體；當然，過路石像也常常陷入回憶的迴圈，一一比較這個少女會不會是小春的后代，少年會不會是張禮的轉世等等。

然而，過路石像越仔細聆聽願望，祂越發現人們的投機心態變多了，「會不會是因為我們是陰廟，所以來的人都比較迫切而口不擇言？」現今信徒的願望跟祂當年所聆聽的內容已經大不相同了。學生希望考上理想學校並不是督促自己要努力用功讀書，而是祈求大考座位附近能坐資優生，這樣考試就可以「參考」他人答案；一些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人把股票投資當成每日工作事項，不學投資、理財等專業分析，就只胡亂孤注一擲繼而祈求股票能夠紅不讓；另外還有一些人瘋狂執著於「成名」的願望，到光頭石像廟宇拍攝一些遊走於道德觀感底線邊緣的影片，不論是好名氣或是壞名氣，他們似乎也無所謂，反正只要人紅，願望就可以成真了。原本過路石像以為這只是少數信徒偏頗的願望，或者是一些玩笑話，作為神祇的我們，大可以選擇忽略這些坐享其成的願望；可是，祂發現左右侍從竟然都一一允諾了。好比有些人隨便許一個願望，「好希望中樂透啊，我的最大願望就是中樂透！希望神明可以讓我實踐我的夢想，這樣我的人生才可以繼續前進。」左右侍從甚至還託夢給他下期的樂透號碼。眼看光頭石像雲遊四海，而這座廟宇群龍無首，所有的侍從都極盡所能的滿足信徒的願望；身為客人的過路石像終於在一次的會議把自己的理念和左右侍從分享。

「作為神祇的我們，其實有些偏頗的願望、妄想一步登天的願望，不應該讓它實現！」過路石像說。

「可是對願望有所選擇的話，部分信徒會覺得我們不靈驗，久而久之就不會有人來供奉我們了，主公……連同我們都會失去安身之所！」其中一名侍從說。

「如果我們都幫助投機的人，久而久之，我們這座廟就會招來更多投機的人了。」另一名侍從說。

「我們現在又還不是陽廟，現在或許可以盡可能地滿足所有願望，等到我們升等成陽廟後，就可以選擇願望了。」另一名侍從說。

「現在信仰越來越多元，西洋的、東洋的，一應俱全，等到我們升等成陽廟，也不曉得要等到猴年馬月，在此之前我們搞不好會先違背良心，扼殺了努力的人的成果。」侍從們你一言，我一語，大家各自表述想法，無非就是希望廟宇可以香火繼續鼎盛、順利升級成陽廟……過路石像又陷入了思古之幽思，從前的時代，是否存有妄想一步登天之人？祂想著：「有的，好逸惡勞是人之常情，從前也是有的，可是各路神仙都不會為了要升等成陽廟而不辨願望啊……」於是，祂語重心長地說：「如果我們一味滿足投機者的願望等於剝奪付出者的成果，整個社會風氣會越趨投機、懶散……關係並不在於這座廟是否會升成陽廟，而在於一時代百姓的思維影響了國力啊，這是我們所有神祇都要共同承擔的責任，我們也不願意見到平日不燒香，臨時抱佛腳的人越來越多啊！」

過路石像也一一指出時代變化的顯著差異，從前村民都會有未雨綢繆的思想，遇到災難，多半自食其力；而今的百姓，怎麼遇到各式困境就要政府發紓困補貼？所有的困境都要分等級的，有些是百姓要共同設想，共同面對的，為什麼當今的風氣可以如此仰賴別人到理直氣壯的地步呢？

少數侍從聽了過路石像的經驗分享後，也覺得從前昂揚上進的風氣不再是傳說、神話，畢竟有一代神祇見證了勤勉的歷史，於是少數侍從決定扭轉有求必應的聖旨，祂們希望信徒可以自食其力，勇於面對人生試煉，「我們只要幫忙把勇氣煽風點火就好了……」；然而，另一部分的侍從則是把過路石像的經驗傳承當成化石般小心的保存，祂們認為考古可以瞭解過去，但未來的事，誰也說不準。「當今就是廟宇的信徒多寡比較重要，升級成陽廟後，自然不用擔心會有流離失所的一天」，於是祂們繼續滿足信徒一切的願望。

這當中願意改變的部分侍從跑到信徒們的夢境託夢，倒是認真當起他們的「輔導老師」來了，教他們怎樣把握當下，並讓他們喝起心靈雞湯。只是侍從萬萬沒有想到，這些信徒並沒有認真把祂們「樂觀進取，追求卓越」的話當一回事，反而是不斷抱怨人生的不公平。

「我已經三十多歲了還一事無成，像我這樣要房沒房，要錢沒錢，罔論什麼成家立業……」

「結婚生子對我到底有什麼好處？像我這樣單身者，一人飽就全家飽，又不用負擔什麼責任。」

「別人買得起房子、高學歷還不是都是因為家裡有錢。『富不過三代』這句諺語根本是假的，這時代富是可以富好幾世代，窮也是窮苦好幾世代……」

侍從發現許下僥倖、投機願望之人，一直以來的經驗、家庭教育、思維等等，都根深蒂固對自己的人生設限，對家庭、社會失望；除非真的有奇蹟發生，不然他們通常選擇要求別人付出或期待他人失敗，這些人的思維對於侍從來說極具挑

戰，畢竟神祇無法改變思維，雖然滿足所有願望這一件事來說，本身就是一件操作。

於是這些侍從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卻徒勞無功，而「被輔導」的信徒也覺得光頭神祇不再靈驗，便很少到廟裡參拜，繼而流失了一些信徒……這當中的侍從當然是很委屈的，花了很多時間，做了很多事情；然而，在講究高效率的現代神祇考核，沒有成果就是沒有績效。於是，侍從在一次光頭石像「神祇會議」結束後，告訴過路石像當今所面臨的挑戰；其中，有部分的侍從也希冀過路石像能夠指導可行而有效率之執行方針；如此，大家才不會花很多時間多走冤枉路。

過路石像想要向大家證明改變風氣是可行的，只是要花時間而已，畢竟祂認為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課題，每個人的人生總有關卡等著自己去奮鬥、去挑戰。「雖然過程是艱辛的，但成功後甜美的成果總是會嚐到的。」過路石像不斷激勵侍從要堅持，甚至也建議侍從除了跑到信徒的夢境，告誡信徒很多事是可以盡其在我的；也可以分身扮演信徒的老師、主管、親朋好友等等，在現實生活中扭轉人們的思維……。祂在人間常駐好幾百年，祂以為祂可以用幾百年前的經驗來告誡這一世代的人們——當然也包含願意改變的侍從，靠自己的努力，奮鬥準沒錯！就這樣，幾次的會議下來，過路石像覺得「改變」不能單只是這一座廟宇，祂也打算再去遊說其他廟宇眾神。而隨著幾次會議下來後，在績效趨近為零的情況下，一些侍從越發覺得過路石像像極了典藏已久的音樂盒，自顧自地吟哦起動聽的樂章；然而，不論是靈體的一乍一現或是奔騰不已的熱情，過路石像根本無能為力實踐祂的論點，除了相信勤勉的人性與美好的回憶……

三年五載後，光頭石像回來了，過路石像也還在光頭石像廟裡「輔導」侍從。而光頭石像和幾百年不見的好友過路石像簡單寒暄一番後，便即時發布召集所有的侍從召開擴大神祇會議；當然，過路石像也很好奇光頭石像這幾年到底是去哪了？怎麼會讓自己的主廟空了這麼久？同時，過路石像也以見習神祇的角度觀摩擴大神祇會議。

光頭石像首先列舉自己這幾年的豐功偉業，包括積極對外宣傳光頭石像廟宇並提升廟宇的知名度；祂還參與了各級神祇的會議，在各大會議現場中，一有任務便承擔所有的事情，因此，祂等會兒還要分配許多工作給各侍從幫忙執行呢！同時，祂也和各路大神套好交情，如此，未來還可以借用祂們的一些神通力，幫助更多人……。接著在會議上表揚侍從積極發揮愛情、學業、事業、財富、健康等績效，讓本廟宇能夠名揚四海、近悅遠來。儘管這些侍從抱持著許多想法，會議上並沒有任何侍從對「有求必應」這一件事提出臨時動議。

看著光頭石像對天庭界的同仁都積極宣傳並且還主動招攬更多任務服務各路神仙，過路神祇則有所困惑，變了的，不知道是時代還是只有光頭石像……過路石像尋思想著：「身為神祇，不是把自己的神通力用在對的地方就好了嗎？幫助善男信女，廟不在大，有仙則名啊！」在績效表揚時，光頭石像卻隻字未提與過路石像一同輔導信徒的侍從，祂的心裏有個相當大的問號在慢慢發酵：「到底

什麼時候開始神祇也這麼講究量化績效？」祂已經越來越不理解兩百年後的世界了。眼看，臨時動議並沒有任何侍從願意提出問題來，過路石像終於把這座廟宇的疑惑——即「有求必應」這一件事提出討論，祂覺得身為神仙，應該要更嚴謹看待人們的祈禱，「世界上努力之人也還是很多，總不能因為他們沒有來參拜我們的廟，而讓抱持僥倖的人歪打正著啊……。」

光頭石像則是漫不經心地問了一句：「祢的神通力有特定領域嗎？」

「並沒有，信徒對我祈求什麼，我便答應他們什麼。」過路石像說。

「那祢憑什麼界定有求必應，是不謹慎呢？」光頭石像接著說：「都會間男女愛情的邂逅，不論是在網路上、火車上、飛機上，甚至是喜宴上，這些曠男怨女無論是本人或是家中的長輩去向月老求姻緣；事實上，這些人對於自己的戀情也沒有很積極，總是抱持著緣份到了自然就會認識對象了……後來有人戀情開花結果，當然也是月下老人從中牽紅線；而有些考生準備三天考上頂尖大學、一個禮拜考上公務人員特考，這也都是文昌帝君的恩賜，為什麼其他正神可以讓信徒有求必應，祢卻說我們是不謹慎呢？」

「畢竟月下老人和文昌帝君有仔細選過，而且這樣的特例並不多便是了……」

「選過？到底憑什麼選？祖上陰德？外貌？聰明才智？在我看來，無非就是機率的問題，誰剛好比較有緣分罷了。」光頭石像越發激動地道。

「話不能這麼說啊，當年我們可是仔細聆聽信徒的心願，根據祂們共有的願望施力，而不是按照個人一己之私。」

「我們現在這個產業都已經要式微了，祢看，本國號稱萬物皆有靈，眾多神祇之國；如今，還剩下多少正神存活下來？何況在這個國際化的時代，又有西洋之神、東洋的神……，眾多信仰，百花齊放、應有盡有，這時代不好好允諾信徒的願望，發揮我們的神通力；久之，便會像祢一樣被世人所淡忘！」

過路石像很想說：「要節制你的神通力啊！否則，幾百年來我們教誨子孫的勤勉精神便不再了……當投機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事，這個社會會變什麼樣呢？」可是祂也知道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課題，祂也不再繼續苛求祂的老友了……。

同時，光頭石像又滔滔不絕地說：「我的好友，過路石像，祢真是迂闊之至！當今所有的神祇擔心自己被除名，莫不上下皆相賊，如果我們的神通力有所保留，對人們的願望視而不見，人們並不會比較勤奮，他們反而會跑到其他廟宇參拜或信仰外來宗教。唉！時代早就不一樣了，祢沉睡太久囉……」

過路石像看著在場的所有侍從——尤其是這幾年來和祂一起奮鬥，積極輔導信徒轉念的侍從，好像期待大家可以說些什麼，也像是想要表述自己的立場勉勵大家堅持，要小心檢核所有的願望似的；最終，祂對光頭石像的話語久久漠然不應。

祂知道，對於神祇的挑戰，除了國際化加入了許多外國神祇外，還有許多人因為科技發達而擁抱無神論，再也不願相信雲端上有天庭，地底下有地獄，月亮上有嫦娥等說法；而這些理論，早已被歸類為神話傳說，祂知道，祂其實都知道……

看著光頭石像當年也和祂一樣從小小石像被信徒供奉而幻化成仙，接著建造廟宇，信徒鼎盛、香火延續不斷……，到現在為止的一切都曾經讓過路石像羨慕不已；如今，過路石像對於成為正神的這件事，或升級為陽廟等榮耀，祂倒是抱持著保留的態度。祂始終覺得人世間的事，人們應該要努力想辦法解決，而不是什麼事都仰賴別人，包含父母、親朋好友、政府、信仰等等……，祂突然若有所思，最後恍然大悟：或許，淘汰祂的並不是荒廢的產業道路、而是自己的思維已經跟不上時代了啊……